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魚堂文集卷八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學濂

三魚堂文集卷八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序

舊本四書大全序

舊本四書大全余舊所讀本也用墨筆點定去其煩複及未合者又採蒙引存疑淺說之要者附於其間其萬歴以後諸家之説則别為一册不入於此依朱子讀書

法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然後及於下句或思索未定遇有他事當酬應應畢輒復思此嘗有一字一句盤桓於胸中數日而後止自戊戌至癸卯用力六年而始畢然是時雖粗知讀書之門戶而程朱之語録文集皆未之見敬軒敬齋諸君子之書皆未知求嘉隆以後陽儒陰釋之徒改頭換面似是而非者猶未盡燭其蔀自庚戌以來乃始悉求諸家之書觀之然後知向之去取未能盡當有先儒見到之語讀之若平淡而實

關學術之得失者不知取也有先儒一時之言讀之若無病而實開假借之途者不知辨也又有先儒微言與義大全諸書所不及載或載而不詳者則此本亦竟闕如又有兩說互異當存疑而輒輕斷當畫一而務並存每取而覆視之輒赧然於心欲遂棄之則又念其曾用數年之力於此不忍便置且欲因此自知其陋鑒於前者或戕於後也故嘗櫝而藏之不敢以示人親友聞其有是書皆欲得而觀焉或且疑其有所吝惜故敢序其

始末以告使知其陋相與戒而勉焉則勝於讀此書也夫

松陽講義序

朧其在靈壽簿書之暇輒至學聽諸生講書有所觸發間疏其意示諸生或述先儒註解或自抒所見欲其即聖賢之言引而歸之身心不徒視為干祿之具使書自書我自我積久得一百十有八章有攜以南者家叔祖話山翁家叔訥菴翁見之謂是有裨於學者非獨可以

教靈壽諸生也遂謀付梓既成而寄於京師命隴其自敘之隴其不敏雖嘗有志於學而不得其要領中年涉獵先儒之書始若稍稍望見涯涘而質鈍功淺終未得入其堂奥自汩没簿書以來益復鹵莽嘗思乞身歸田整理書生舊業與同志之士講求討論或可追隨先儒之萬一而一官覊絆尚未得遂至於此編因於諸生有一日之長職當竭其愚故據胸中一時所得告之以稍追尸素之慚云耳非能著書講學也若其拳拳於諸生

者則有之矣董子有言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云佛氏之言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此二者學之大綱也大綱不差然後可漸而進焉自明中葉以來學術壞而風俗乖甲者迷溺於功利高者沉淪於虛寂視董子程子之言若茹毛結繩之不可復行於後世不知有大綱又何論其他耶是世道之憂也故嘗以為今之為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墦賤壟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而是編之中亦三致意焉此

隴其所嘗奉教於君子者也或有小補於世意在斯乎若夫擴而充之探其深而盡其微則尚願與學者共進之焉

周永瞻先生四書斷序

學術之得失世運所由盛衰也然當衆說紛紜之日非深識遠見之士不能斷而得其所宗今天下以四書課士使天下士浸灌於孔孟之言以培其德而閑其心斯固教化之本而治平之原也然天下之言四書者嘗紛

紛其莫定矣習功利者以功利之見讀之則孔孟之言莫非功利也溺虛無者以虛無之見讀之則孔孟之言莫非虛無也其卑瑣無識者既得其貌而不得其神而高明之徒又挾之以自申其說此曰吾孔孟也彼亦曰吾孔孟也非無銳志學聖之人而不識其真以為是直孔孟也始悅其言繼移其行漸涵浸漬不可復變即或覺其非矣而其雄論宏辯洞心駭目汨沒已久亦且信且疑而不能自振於是孔孟之言不足以成天下之材

而適以墮天下之行蓋自漢以來其發明聖訓以維持世道者固不勝數而其借以開釁於天下者亦代不乏焉有宋之興程朱大儒繼出而正學始明天下之士如去雲霧覩日月始曉然識吾道之真而紛紛之說不足以惑之其道雖未盡行於宋而明興尊而奉之以為規矩準繩洪永成弘之間上非此不以為教下非此不以為學天下之言有不出於程朱者如怪物焉不待禁令而衆共棄之學術正而耳目一是故朝多純德之彥野

皆方正之儒治化之隆幾比三代有由然也嘉隆以降教弛而俗衰天下之言不歸功利則歸虛無不以程朱為迂濶則以為支離縱横之習佛老之餘皆陰託於孔孟以誑惑於天下曰孔孟之道固如是也彼程朱所言非孔孟之真也嗚呼是何異適越而北其轍而曰此越之道也哉又何怪政日亂而俗日敗以至於不可救藥也故嘗論之曰明之所以盛者程朱之學行也其所以衰者程朱之學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武塘周永

瞻先生隴其父執也以所著四書斷示隴其隴其受而讀之其書剖析疑似貫串義理固後學之津梁而其大綱則以程朱為宗者也方先生之始為是書天下之紛紛於異說者猶未定也先生獨識其正而斷然從之以為學者倡今

天子敦崇正學程朱之說復行於世士之執筆為文章者非其言不敢道非其書不敢讀雖未能踐其實而其學已不詭於正駸駸乎洪永成弘之初矣然後服先生之

能斷而得所宗也隴其讀先生之書益慨然於學術之不可不慎先生留心世道其於古今治亂之故思之熟矣其必以隴其之言為不誣乎敢序以質之

周雲虬先生四書集義序

四書自考亭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發明其義章句或問集註而外有輯略有精義有文集有語類大義明而微言著其後西山真氏仁山金氏雲峯胡氏之徒又各自著書以發明考亭之意及明永樂時又彙為大全懸

示於上以為天下之準繩而河津之讀書錄餘干之居業錄又往往發其精微以羽翼其間至矣盡矣後之學者但取其成說而心會之身體之患不行不患不明不待復講矣今之所以不能不講者則以嘉隆以來姚江之說行而考亭之學晦白黑混淆是非顛倒譬白日在天而浮雲蔽之浮雲不去則白日不見故論四書於嘉隆之時不講則不晦論四書於今日不講則不明學者苟徒拘守一說而不深究其異同之故熟察其毫釐之

别一旦聰明才辨之士舉陽儒陰釋之論雜而進之其不為所奪者鮮矣吾邑周雲虬先生潛心於諸家之説者四十餘年輯為集義一編嘗北走京師就正於孫退谷先生深相契焉退谷之學深不滿於姚江者也則是書之取舍可知矣余不敏於學無所窺少時聞陽明之名而竊誦其言亦嘗不勝高山景行之思而以宋儒為不足學三十以來始沉潛反覆乎朱子之書然後知操戈相向者之謬也然猶且信且疑未敢顯言於人及考

有明一代盛衰之故其盛也學術一而風俗淳則尊程朱之明效也其衰也學術歧而風俗壞則詆程朱之明效也每論啓禎喪亂之事而追原禍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姚江故斷然以為今之學非尊程朱黜陽明不可而聞此說者或以為怪嘗思就大賢君子而正之適雲虬先生以集義自敘寄示雖未讀全書而莊誦其敘則所宗者考亭也所訾者文成也所追思者成弘以前也所慨歎者嘉隆以後也撥浮雲而見白日我知先生有

同心矣敢一言以附於其書之末昔董生當漢武之世百家並行故其言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不使並進此董生所以有功於世道也繼孔子而明六藝者朱子也非孔子之道者皆當絶則非朱子之道者皆當絶此今日挽回世道之要也先生著書之旨已握其要其有功學者豈淺鮮哉

朱子語類後序 代

語類一書朱子所以闡道妙而淑人心者具在宗朱子

者宜弦誦不置而卷帙繁衍未能卒讀魏里幾亭陳先生擇其尤要者釐為十一卷復於其中採其説之切於六經四書者別為經解十四卷使讀者便其簡要樂其條貫誠紫陽氏之功臣也書甫成而先生已全節為完人遂不及鋟行於世板亦多散佚余不敏幸生理學昌明之日竊欲表章語類用佐

聖朝崇尚朱子之意樂陳先生之先得我心也就其家購求原板訂補其缺復成完書以公海内概自朱陸異同之

說與聚訟千古以必不可已之學而謂其殊途同轍也異哉謂陸之學尚高明所以接上根一路朱之學尚實踐所以接中下者流然則是朱子者有實踐而無高明可以接中下而不可以接上根乎未得其門未升其堂未入其室徒為調停之說適足見其妄而為朱子竊笑焉耳以余所見羅整菴先生記丘文莊朱子學的陳清瀾學蔀通辨皆為朱子洗剔其眉目而或猶為晚年定論援朱入陸顛倒附會以文其說不信朱子可也誣朱子可乎是編第芟其

煩冗正其互異擷其菁華恰還朱子眉目公諸海內使為士者益生尊信之心端在於是余始祖與考亭之祖同源而分派況是書為理學正宗方且人奉高曾家珍弓冶余小子敢辭不敏而不為表章哉

文廟考略序

文廟考略一卷大興西山張先生提督江南學政時輯以示多士者也其書備詳先賢先儒之名氏行蹟附以禮樂器數皆學者所不可不知先生又慨然於金谿新

建之從祀不無遺議而著其意於篇首俾學者知陽儒
陰釋之非尤可謂卓然者矣先生令子塏署靈壽教諭
攜其板至任一時滹沱衛水之濵窮鄉甕牖之士皆得
聞聖學淵源二千年來之賢若儒歷在目前高山景行
之思油然而生不亦善乎教諭君又恐士子習其文而
未識先生輯書深意也請余一言導之余因推先生之
意告諸生曰先生之為是書非欲諸生知先賢先儒姓
氏爵里與夫從祀之歲月已也又非欲諸生徒誦其嘉

言懿行已也論語不云乎見賢思齊焉見賢而弗思齊
猶弗見也且賢又非難齊者也乍而觀之其巍然於百
世之上者似不可幾及考其實不過居敬窮理循序深
造而至乎其域者耳又非高遠難行之事諸生誠因是
而奮興焉退而求之六經語孟以及周程張朱子之書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焉精之一之眞積力久安
知今日之興起於滹沱衛水間者不將有紹洙泗繼洛
閩接河津餘干又為後人之高山景行者哉能如是庶

幾無負先生輯書之旨與教諭君攜板之意若徒推而尊之謂是古昔聖賢天授非人力而不知此心此理之同如窶人之視隋珠和璧徒見其光輝燦爛目眩心駭自分為終身必不可得之物則是書亦徒為陳編而已先生尚有儒宗理要孝經衍義諸書與是書相表裏教諭君方將盡推其家學以與諸生共砥礪然必俟其憤而後啓悱而後發諸生其勉乎哉

四禮輯宜序

儒者言禮詳則有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約則有朱子家禮是二書者萬世規矩凖繩也人道之綱紀備矣但自世教衰其書雖存講求而率由之者蓋少後生小子見其父兄師友未嘗從事於是也雖有舉而示之者亦且以為迂遠不可行吾知隨俗而已安用是為哉而秉禮之士亦不能强以其素所不習者一朝歸我範圍使其一鄉一邑之閒先有人焉啓其端而動其心然後示以禮之全何至如爰居之駭鐘鼓乎故曰不學操縵不能

安然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靈壽馬介愍公嘗本朱子意作四禮輯宜一卷以示其鄉之人其書與紫陽原書雖閒有出入然其惓惓為風俗人心計亦至矣學者觀之則知禮非迂遠不可行之物由是而求之家禮又由是而求之儀禮經傳吾知其不難耳其為摽緩雜服也不亦多乎惜自兵燹以後板燬不存漸就湮沒後進之士且不知先生有是書又何論朱子所考定者哉馬氏子孫謀復梓而傳之余喜其能承先人之志可以挽頹風

敝俗漸納之規矩準繩之中也而為之序今而後讀紫陽之書者當勿河漢也矣

呻吟語序

呻吟語者新吾呂先生省察克治之言也謂之呻吟者先生自視其身若常在病中時時呻吟事事呻吟察之嚴而克之勇自不能已故以是名其書葢嘗論之人之生具仁義禮智之性然不能無氣稟之偏及其感物而動則又有物欲之蔽故自大賢以下鮮有無病者其所

以能不汨於流俗而卓然為天地間偉人亦在乎能知其病而已知其病而呻吟者治之也易不知其病而不呻吟者治之也難自古賢人君子未有不如是而能成其德者也博文約禮顔子之呻吟也臨深履薄曾子之呻吟也戒慎恐懼子思之呻吟也知言養氣孟子之呻吟也人徒見其德之成睟面盎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極天蟠地繼往開來而不知皆從呻吟中得之吾見今人之病多矣能知其病者有幾氣質之不能變化物欲

之不能埽除意必固我之念膠於中聲色貨利之私誘於外豈徒不呻吟而已哉方且揚揚自得以為快意所以揚其波而助其燄者無所不為此和扁所以望而却步也使能呻吟如先生庶幾其有瘳乎先生當萬歴之世天下方日弊甲者溺功利高者迷佛老聖學蓁莽生民塗炭先生獨能以正大篤實為學卓然超出於流俗之上其言皆與程朱相表裏間有出入者亦少矣呻吟之功大矣哉是書止寧陵有板未能逺播購者艱難康

熙丁卯孟夏真定諸州縣以公事會於郡城語及同寅協恭之義僉以善相勸過相規為約適王子益仲先生鄉人也攜是書在郡咸謂能以先生之呻吟者勸且規則吾同人其庶幾矣遂謀協力梓之余喜先生之書得廣其傳而吾同人皆將有以自拔於流俗也謹敘於末是舉也賢於蘭亭之一觴一詠豈不遠哉

王學質疑序

余嘗聞高子景逸之言曰姚江天挺豪傑妙悟良知一

洗支離其功甚偉豈可不謂孔子之學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獘昭昭矣始也埽見聞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埽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斯言似乎深知陽明之病者然余不能無疑焉既曰非孔子之教又可謂孔子之學乎學與教有二道乎陽明之所謂良知即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是佛老之糟粕也非孟子之良知也何妙悟之有支離之獘正由

見聞未廣善惡未明耳埽見聞埽善惡以洗之支離愈甚矣功安在乎徒見其流之弊而未察其源之謬比之龍谿海門之徒扶陽明之波者雖若有間而聖人之道終未明也以高子之好學篤行充其力豈難登洙泗之堂入程朱之室然猶溺其餘習未能自脫蕘之亂苗鄭之亂雅豈不甚哉康熙癸亥余在京師張武承先生示余王學質疑一卷其言良知之害至明至悉特不盡埽龍谿海門之毒而凡梁谿之所含糊未決者一旦如撥

雲霧見白日蓋自羅整菴陳清瀾而後未有言之深切著明如斯者也抑愚又有懼焉當陽明之世其害未見故知之也甚難而其病未深救之也尚易至今日其害已見故知之也似易而其病既深救之也則難無論顯樹姚江之幟鋭與吾角者未易勝也即闇吾言而唯唯歎息擊節不敢置一辭而遺毒之潛伏隱藏於肺腑者不知其幾也蕩滌而消融之豈易也哉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我未有艾而徒咎人之病非良醫也閱

先生之書者其急講蓄艾之術也哉

王學質疑後序

余既序張武承先生王學質疑方謀付梓以公同好而先生已於乙丑十一月捐館舎矣因略述其生平附於書末使學者誦其書知其人蓋非無所本而能為是書者先生諱烈其先浙江金華府東陽縣人嘉靖時先生之曾祖始自浙遷居大興康熙丙午先生以易中順天舉人庚戌登進士已未舉博學宏詞授翰林院編修充

纂修明史官乙丑六月陞右春坊右贊善自爲諸生以至立朝始終以清白自勵不屑世俗榮利純如也其學以程朱爲宗深疾陽儒陰釋之徒以閑邪衛道爲己任晚尤嗜小學近思録故是書所發明皆從平生學問中流出非苟而已也先生又嘗論道學傳惟宋史宜有之周程紹先聖之遺緒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以道學立傳宜也餘則篤學如蔡西山父子高明如陸子靜兄弟純粹有用如真西山僅可列之儒林元儒亦不立道學傳

若有明一代純正如曹月川薛文清不能過真許而光芒横肆如陽明者列之道學恐後世以史臣為無識其修明史分纂孝武兩朝如劉健李東陽王守仁秦竑李成梁金鉉史可法諸傳皆先生手筆嘗曰吾此數傳是非不爽銖兩其論孝宗謂明知閹宦之壞法而不能遠成陰勝之漸是知不至意不誠之故也其論李東陽謂李公文章之士與劉謝同朝則著侃直之風與芳瑾為伍盡露委蛇之態而聲華素著奬借後進故競為之掩

飾謂東陽若去縉紳之禍不知所底此欺心之論也五年之中寃死者不可勝數縉紳之禍亦已至矣李公拱手而不敢異偶申救一二人遂詫以為善類賴之則張綵救吳廷舉劉宇救王時中亦得為保全善類耶又云楊文襄功名之士也以為將之智用之為相晚年欲以其術籠絡張桂而卒為所敗齎恨以沒智巧之不可恃如此此皆卓然不可磨滅而此書則其綱領也

王學考序

自陽明之學行天下迷惑溺没於其中者百五十餘年近歲以來好學深思之士乃敢昌言排之然以其功業赫赫於人之耳目間者疑信且半錢塘應潛齋獨一言以斷之曰陽明之功譎而不正詭遇獲禽耳又推其本而論之曰陽明自少馳馬試劒獨學無師而始堅於自用則又直窮其病根陽明復起不能不服斯言嗚呼以陽明之天資豪邁向使自幼涵養薫陶於小學中加之以良師友磨礱砥礪如二程之有濂溪朱子之有延平

何至放言高論如此哉所以敢為放言高論者其所由來漸矣故愚嘗言小學一書乃世道升降之本小學行而天下人才範圍於規矩準繩之中然後學術一而風俗同潛齋之論可謂知本矣潛齋論性論太極頗與程朱牴牾余不敢從然其教人用功必以窮理格物為本謹守朱子家法故其言多可羽翼經傳其論次陽明言行凡一卷附於其所輯性理大中內余以為此當自為一書不當附性理故特表而出之而名之曰王學考欲

知學術異同之所由來者其必有取於此也夫

六諭集解序

士讀聖賢書無有肯虐民者然孔子謂不教而殺謂之虐今之教比古之司徒黨正三物六行為何如也有毫髮不如古而怒民之犯法從而刑之皆虐也然則吾輩今日坐於民上懲姦鋤暴操三尺以從事雖事事咸當厥辜敢自謂不虐乎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痛哉言乎 朝廷未嘗無教民之法今州縣所奉行六

諭明白正大二十四字中一部大學修齊治平之旨犂然具備雖蚩蚩之民咸可通曉與古之三物六行何異而移風易俗未收其效是有司之過也余承乏靈壽目擊民情不古每思孔曾之言不勝愧懼閒嘗巡行村野取六諭之義為之講解又恐其入於耳者不能不久而忘也因梓以授之冀其漸磨於仁義而自遠於刑罰然七年之病必三年之艾是求車薪之火非一杯之水能救斯民之漸漬於薄俗久矣豈區區一卷之書朔望一

讀其遂能勝殘去殺釋吾愧懼耶亦以是啓其端云耳若夫擴而充之引而伸之俾家喻户曉淪肌浹膚邪穢盡滌渣滓盡融則視乎繼自今而往行之何如耳天下無不可化之民而亦無易化之民其必如程子之於上元扶溝朱子之於同安南康盡吾居敬窮理之學勞來而匡直焉庶幾免於虐也夫

陸桴亭思辨録序

士生斯世而欲言學豈不難哉功利之習浸淫於人心

根深蔕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於功利矣則或溺於記誦詞章終身竭蹶而適長其浮薄驕吝之氣幸而又不溺於是而有志於道矣則佛老之徒又從而惑之舍三代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而欲求所謂虛無寂滅者求之愈力去道愈遠幸而不惑於佛老而歸於儒矣而儒者之道復分途各驅宋之洛閩金谿明之河津餘干新會姚江同師孔孟同講仁義其辨在毫釐之間而其流至於相去懸絶若方圓冰炭之不同學者未嘗辨其同

異晰其疑似浮慕乎學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趨荒徑者幾希矣於此有人焉以身示之且别白而告之其有功於世何如也余家居時聞太倉陸桴亭先生之學而未獲親炙及承乏嘉定去先生之鄉咫尺而先生已成古人乃訪其遺書得所謂思辨録者其辨同異晰疑似一準於程朱其於金谿新會姚江雖未嘗力排深拒而深知其流弊之禍世其教人先小學而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為本而以聖經之八條目為程然後漸進

於天人之微旁及於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洛閩之遺法也雖未熟識其生平然考其發於言而著於書者可謂有道之士矣蓋先生自言二十七歲即志於斯學心體躬行未嘗敢懈則其所以能成就如此者亦非一日之故也嗚呼處功利浸淫之日而能自振拔又不溺於詞章記誦又不惑於佛老又不惑於儒之近佛老者而卓然自立豈不難哉先生之子諱顧正者請余叙其書余不敏雖於先儒異同之間嘗聞其大畧然明不足

以察理勇不足以衛道優游歲月將汨没之是懼何能敘先生之書哉姑記其仰慕於先生者如此尚當盡求先生之書而訪於其良友高弟以琢磨焉其庶幾乎

靜中吟序

性理大全一書明初學者奉為規矩凖繩其時士行醇而風俗隆蓋其學使然也自中葉而後胥溺於詞章記誦陽儒陰釋之學此書雖存無復講求而涵泳之者風俗之壞有由然矣今　朝廷尊崇正學士非程朱之言

弗敢道於是此書復行於天下然多襲其皮膚以塞功令求其真信而篤好之者亦罕其人焉三韓梁震先作靜中吟一卷其於太極西銘之旨伊川考亭之論言之親切有味不啻燭照數計蓋其講求而涵泳之者深矣以是風於天下尚有甘自溺於俗學而以性理為迂者其亦可翻然也夫適余鄉馬子以是示余余喜正學之將昌而風俗之將隆也因書於其簡端以誌欣慕之意云

功行錄廣義序

聖賢之書勸善戒惡而已或以義正或以福誘而勸同或以義禁或以禍怵而戒同夫禍福之於善惡猶影之於形也君子衡理不衡數而其教人未有不兼言禍福也者理足以尊天下之君子而言福然後足以引天下之中人言禍然後足以懼天下之不肖其見于經傳者固已深切而著明矣君子雖不以欲福而為善不以畏禍而不為惡而夫子猶曰君子懷刑是以聖賢自勉而

恆以不肖自防也於乎此其所以為君子與周禮司徒掌邦教以擾安邦國保息六以養之本俗六以安之三物以興之八刑以糾之月吉而始和歲終而受會鄉州黨族閭比之中莫不以時而讀法故其為教也有本有根博而貫簡而詳蕩蕩焉平平焉無細碎蔓衍之說而其時之人亦但以為道而不以為利知畏法而不知畏天吉凶休咎之說僅見於聖君賢相之誥誡而非所以為教民之具明明棐常絶地天通此其所以為盛也聖

賢不作教化不明法足以禁顯惡而不足以禁隱慝惟天之報施終古不易以濟人之所不及而又不能無盈縮遲疾之異錯綜參互之變原始要終不失累黍而當時鮮不以為杳渺而不可知葢禍福之自人者直而彰自天者微而變直而彰者既有所不及而微而變者又不能以天下信則中人以下將無所畏而靡所不為仁人君子能無憂乎不得已而博考古今述其福善禍淫之迹而備著其所由以明天道之必然家懸一律令於

屋漏之中户置一斧鉞於衽席之上使覽者惕然於心以去其所疑而堅其所畏雖其言若屑屑焉而離類析歸鈎深索隱略顯惡而嚴隱慝其察物也無遁形可不謂慎獨之助與宋之季也而感應篇出焉明之季也而功過格出焉是皆仁人君子居下位不得已而救世之作也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王道不明於上而夫子作春秋今雖萬不敢比是而意則庶幾焉此固非盛世之所宜有也雖然既已有作則

雖盛世有所不廢又豈獨不廢而已必將為之敷暢其說擴其所未備闡其所未至以丁寧天下之耳目而惟恐其不信以從是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郟邑李子蒸奇字九蘭所輯功行録廣義蓋本功過格而敷暢其說者余甚敬其用心之厚用力之勤也嗚呼士君子得志於時身任民物之責舉先生之教而明之大綱舉萬目張無取乎細碎蔓衍之說而所以勸戒人者亦不俟乎天降之威福則是書可以不作今李子既不得志於時

緼其意而無所發蔼目而不能已於言而又不欲其言之大且深以無當於流俗也乃取夫世所易信之書廣為衍説平易樸茂不飾不文而勤懇曲至應規入矩期無失於聖賢之意而後已昔賢有云不為良相則願為良醫李子之書其亦世之藥石與假令李子得有為之柄以行其所欲而不徒見諸空言其所就果當何如也

詒安録序

余向客武塘與沈淵伯先生共晨夕有年見其所為詩

文皆有法度可觀而先生又不欲僅以詩文自居時時以古道相勗嘗慨世之浮薄殘刻如江河日下而不可止而欲以篤實忠厚之道維持而挽回之葢每談論及之未嘗不歎息致意數年以來余與先生雖各居一方然嘗佩服之不敢忘今年夏月先生扁舟至嵺城既敘契濶即出一編示余顏曰詒安録余展而讀之則向之晨夕談論歎息致意者皆聚於一編中先生又謂此吾筆以詒吾子焉耳使知浮薄殘刻非所以為安而此乃

所以為安也其庶幾乎噫此豈獨可以詒先生之子哉夫世之猖狹蹈尤而不知止者彼豈好危而惡安哉葢未有以安之道告之者故莫危於浮薄而彼且以浮薄為安莫危於殘刻而彼且以殘刻為安方其習焉而不覺膠固於其中而不知變方且自以為得計而不知其所以為安者乃其所以為危也使有人焉持先生之書以告之使知如是則危如是則安其孰肯舍安而就危耶士庶人而知此必不敢以浮薄殘刻行於鄉卿大夫

而知此必不敢以浮薄殘刻行於國小可以安一家大可以安天下其所維持而挽回者多矣是豈獨可以詒先生之子哉余既喜先生之來得慰數年契濶而又喜是書之成行將使古道復敦於天下遂操筆而為之敘

詒安録後序

淵伯先生既以詒安録授予予授而讀之凡先生之所言者皆予之所欲言者也先生復指其後一條示余曰與子不合者獨此耳予取而視之大約言三教之合一

尊佛老即所以尊孔孟也先生知予持三教異同之辨甚嚴而不欲自易其說所謂各成其是者耶然予竊有請焉夫三教之不同若黑白然白者之不可為黑猶夫黑者不可為白必欲合黑白而一之寧有是理乎為此說者蓋因近世學者不能深究天道之微不幸溺於其學又知不可自絶於孔孟乃牽合附會以自掩蓋焉耳豈通論哉以先生之文學行誼後學楷模因近年以來偶涉獵於神仙而深有取於其說吾知其終當改正而

未必守為定論也先生若以余之言淺陋不足信則古之大儒如程子朱子以及近世敬軒敬齋整菴諸子皆嘗辨之其遺書具在取而讀之則黑白明而取舍定矣以先生之學力而為此豈其難哉先生既以文學行誼自振流俗偶濡迹於異端而又不憚改絃易轍粹然一出於正後之人讀詒安一録考其前後本末豈不益歎先生之勇於從善而不可及也哉雖與程朱諸大儒爭光可也

畜德録序

人之心譬如田以良苗植之則成良苗以稂莠植之則成稂莠嘉言懿行者人心之良苗也浸灌於嘉言懿行之中其心不明且正者鮮矣浸灌於淫辭詖説之中其不昏且蕩者鮮矣王何嵇阮浸灌於虛無而成放誕盧駱王楊浸灌於辭章而成浮薄自明季以來俗衰學駁偏僻之説淫艷之詞所以眩人耳目撼人心志者雜然並作如入五都之市百怪之物具陳非志定守固其不

舍布帛菽粟而逐紛華靡麗者幾希取舍一移日長月益與之俱化何所不至哉故今之學者不但不讀書之弊不可勝言即讀書之弊亦不可勝言能於諸子百家中精擇而慎收之不離乎規矩準繩則可以養其心而為吾道之羽翼矣席子獻臣奉其先尊人文與公所纂畜德録示予曰昔我祖太僕公有格言類編一書我先人謹承先志搜補而廣之平生不好聲伎玩物嬉戲之具而獨皇皇是書病革時猶置簀上俯首睨視予授而

讀之則上自周秦下迄近代學士大夫之嘉言懿行萃焉網羅博而取舍當内之有益於身心外之有補於世道非如晉人世說長傲助輕唐人藝文類聚諸書編輯風雲月露已也可謂精擇而慎收者矣予聞文與性孝友好施與周人之急常若不及雖久病應得官而未仕不及見之政事而其篤行於門内施及於鄉黨者事事皆可為法江西魏叔子不妄譽人者也為席舍人傳曰雖没而祭於社無忝焉是其得力於是書者豈淺鮮哉

吾以是益知人心之不可不養而所以浸灌之者不可不擇也賈生有言習與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讀書亦然天下浮誇放僻之書其為楚言者多矣不擇而取之獘可勝窮耶取舍如文輿庶幾弗畔於道也夫

蘇眉聲讀史影言序

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此史所由尚也然史

之可以為後世師者亦顧其讀之何如耳唐虞三代之書讀之而長偽增浮者有矣況乎後世之史邪正錯出是非混淆學者以無主之中涉獵其閒所見為是者未必是而所見為非者未必非安在其可師哉中有主矣讀之而是非不謬矣而見其表不見其裏知其顯不知其微得其成敗之迹而不知其所以成敗者議論侃然而膠固難通又安在其可師哉表裏顯微皆見矣得其所以成敗矣而言之無關於當世得失之林如對病者

而談粱肉對飢者而陳藥石藥非不精而肉非不美也然而所陳非所急也讀史者豈不難哉蘇眉聲先生以所著讀史影言示予予讀之其是非皆本經術其論事必推見至隱自源及流如醫者之洞見五臟而其指陳愷切寄託深遠尤有鶴鳴沔水詩人殷勤諷諫之思焉蓋信乎可謂善讀史者矣昔司馬子長述貨殖游俠特以自舒其孫憤而不知是非謬於聖人歐陽子於柴守禮石敬儒之事反覆致意欲以自解其濮議而未免欲

葢彌彰何如眉聲之所論列皆為風俗人心起見而不激不亢言者無罪而聞者足戒乎嗚呼自秦漢以來治亂如循環使治世之事長為法於天下則治可長治亂世之事長為鑒於天下則亂不復亂而高曾之事視若弁髦前車已覆後車不鑒者比比而是也使時有好古篤論之儒如先生者提撕警覺其間亦何至沈溺不反不可救藥乎先生著述甚富此特其一斑而其關係於世已如此他日盡出其所著以為天下準的其足以法

今傳後又不知當何如也

蘚書序

和州成吾存諱性號杏懷居官正直言天下事切中利病亦近世賢者也嘗刋其所作雜文一卷名曰蘚書其書中自言無日不會容所不會者塵容俗狀之人而已無日不言懷所不言者增租益室之談而已因歴敘郭林宗以下數十人謂此數十人者一日不會則鄙吝生一日不與言則心胸結此其立意高曠卓然塵表矣然

所謂數十人者上不及孔孟下不及程朱近世則不知有河津餘干而荆軻聶政朱家郭解劉伶阮籍以至李卓吾皆得與於其間何其取舍之異若是哉甚矣道之不明賢者往往入於岐途而不覺雖其天資之高有不盡汩沒者然其為累必多矣豈不可惜也哉余嘗見張武承跋鄒忠介儒宗語畧曰讀此書知先生所學之虛浮也於宋獨取陸楊而姑以明道先之於明獨取陽明而兼以白沙心齋配之兩代大儒若伊川晦庵河津餘

干盡可删而去也忠介所學若是亦何怪其立朝事業僅止於是耶知言哉武承乎

嘉定縣加編錄序

余涖嘉定之二年奉部議以催科不力罷黜既謝事乃進其民謂之曰吾為吏無狀罷黜固宜但頋爾民繼自今以往早完官課無或後時耆民郁某等進曰吾儕小人非不知急公之義也往者故明之時吾嘉民之完課常為諸邑先吏於茲者皆獲上考豈昔之民良而今之

民頑耶蓋昔賦輕而今賦重爾姑以康熙十二年之會計與萬歷三十七年之賦役全書較之加增者蓋九萬有奇而自十二年以後軍興之所增者不在焉然則民安得不困而賦安得不逋豈其甘為頑民哉因以其所輯加編録示予予閲之喟然歎息無以對也夫主持國計者未有不知民力之當惜也特以一事偶加未必病民不知今歲加若干焉明歲加若干焉加者不可復減復者又復議加積而計之民其能堪乎㝡爾嘉定其土瘠民貧較之明季日甚而賦之加多如此

其死於催科與流離失所者可勝計耶且夫九萬之中如地畝九釐之銀三庫四部折色之增猶為他邑所同若官布折色之驟增至二萬八千有奇省衛行月之驟增二萬六千有奇則嘉定所獨也他邑之增不至如嘉定之多而猶不堪命然則嘉定之民日困而逋日積何怪也方且流離轉死之是懼而何暇顧其官之考成哉長此不已吾不知數年之後更當何如矣或曰子不知今之軍需孔急耶

朝廷固無日不以百姓為念苟四方底定自然漸次減除

方將蠲蘇松之浮糧去沿海之坍荒復九分考成之舊法豈特如萬歷所行而已哉予何憂焉而今則非當言之時也然予又有説焉夫民之困憊有旦夕不能待之勢而恤民者亦當隨時而為之計故四方底定仁政盡行固斯民萬世之福也即以目前計之亦宜斟酌於緩急之間調劑其輕重之平去其太甚而救其顛沛庶幾寛一分民受一分恵焉則是編也固仁人憂國者所宜急進矣

靈壽縣志序

靈壽於真定三十二州縣中最為瘠壤其民遇豐歲豆飯藿羹僅免溝壑一遇水旱螽雹之災流離轉死不可救藥蓋在前代已然兵燹之後元氣益復衰耗以故文獻散佚無徵按史傳所記故事詢之土人無有能道之者大禹治衛疏鑿何所鮮虞中山之時疆理若何武靈衛文屯兵何方昌國君遺址安在樂叔繼封何鄉何里邳侯食采第宅何存何年始廢曹武惠韓忠獻父子聚族何村始遷何代大聖大賢之故迹如煙雲之過目不

可復求𢡟然徒見滹沱流而太行峙而已即户口之
盛衰賦役之繁簡典禮之廢興自明以前亦湮没不可
考豈不可慨也哉國學生傅君維橒憫舊志之殘缺網
羅放失舊聞彙緝成編藏於家塾筆削詳畧具有法度
不鑿不濫然其已湮没者亦末如之何也適余奉部檄
徵縣志因取其書稍為更定附以管見分為十卷聊以
備採擇云耳閲是編者見其土瘠民窮慨然思為政者
宜安静不宜紛更寧損上毋損下宜便民毋便官則可

矣若曰一方之文獻在是則余與傅君皆不能無慨焉

傅氏家乘序

故吏部尚書惺涵傅公暨少保掌雷傅公父子先後居高位文章事業彪炳宇宙靈壽傅氏於是乎始大天下共仰其勲名而莫知其何以至此也余至靈壽見其家乘載其先槐軒巖軒樸菴諸公累世積德敦龎醇固然後知二公之彪炳於宇宙者其來有自譬諸水然有星宿之源然後有龍門砥柱之奇有岷嶓之源然後有彭

蠡中江北江之盛未有無其源而其流汪洋浩淼者也亦未有有其源而無其流者也特患閉塞壅遏之則亦終於涸耳有人焉引而導之豈有不滔滔汩汩者哉然則求水之盛而不涸無他亦嘗濬其源而已求家之盛而不衰無他亦常積其德而已故二公者特善濬焉者也使傅氏子孫皆能濬焉常如槐軒巖軒樸庵之敦龎醇固則其昌熾豈有艾哉輯家乘者冢宰公季子維檟也好文而篤行有父祖風昔范宣子自言其先世在夏

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而叔孫穆子云此之為世禄不如立德立功立言之不朽余嘗疑御龍豕韋以來必代有明德故能久而不廢廢而復興宣子不知推原其本而徒誇其世族之盛所以絀於穆子今傅君輯家乘能歷歷道其先世之本末知其所重在世德不在世禄賢於宣子遠矣傅氏之源其再濬於此也夫

三魚堂文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魚堂文集卷九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學濂

三魚堂文集卷九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序

黄陶菴先生集序

予自束髮受書即讀陶菴先生之文見其精深純粹高者可以羽翼經傳下者可以凌轢韓歐心竊慕之以為是何如人而其文之超軼絶倫如此及聞先生從容就

義慨然太息謂先生於死生之際不苟如此志與日月爭光而行與天地同久宜其發為文章精純超絶協金石而中宫商也既又思之自變故以來平日談忠孝講仁義之徒臨利害而喪其所守者何可勝數而先生獨毅然不變人之所隱忍徘徊而不能決者先生視之若渴飲飢食之不容已夏葛冬裘之一定而不待擬議也此豈可以强至而卒辦哉葢其所積者厚而所養者深矣及待罪先生之鄉見其遺老訪問先生之平生則羣

以爲先生平日孝友忠信取與不苟泊然於富貴而發憤於正學孜孜矻矻惟以聖賢爲已任而世俗之塵埃不足以入之嗚呼此其所以能臨利害而不變也歟自世教之衰士不知以廉隅自飭謂正學爲迂濶謂功利爲不可已遇小利害則攘臂而起蠅聚蟻逐無所復顧平日之志氣如此欲其臨大節而不可奪豈不難哉由是發爲文章不入於卑陋則病於雜駁雖欲彌縫潤色自附前賢如窶人之裝爲富貴非其所有張皇支吾百

病俱見無怪也故予以為先生之文本乎行先生之行所以能卓然於臨變者本於平日之養士茍能以先生之養為養自然險夷如一履變則為歲寒之松柏處盛則為高岡之鳴鳳皆是物也區區文章之焜耀何足道耶不然雖文如先生猶不足貴也而况乎其必不能哉因先生之門人裒集遺文以傳而為之推論其本俾世之學先生者知所取則焉

張東海先生集序

鄭端簡公曉年譜言端簡初第時將殿試首相石齋楊公使人道意致殷勤端簡父吾校公戒端簡曰汝不聞兩及相門張師德無書抵政府劉元城乎因誦張東海先生戒子詩權門要地是危機句端簡所以能卓然於始進而不枉尋直尺於公卿之門者東海之詩有以啓之也余讀之未嘗不歎前輩操行之高真今日後生藥石哉訪東海集未得適先生裔孫世偉以家藏遺集索余序因得盡讀其詩文與其行實蓋先生之學根柢程

朱而胸次灑落一切齷齪不足嬰其懷當時賢士大夫如李西涯謝方石彭鳳儀王守溪皆歎服其學問政事之超出流俗一南安守而朝野交重不啻慶雲景星宜其流溢於詩文者足以楷模後進如此也世多重公之草書公嘗自評吾書不如詩詩不如文以余觀之誠然非書之不如詩文書得詩文乃重耳然非學之有本如世之嘲風弄月雕琢雲山刻畫星露則詩又何足重而況能重其書也哉余竊怪虞山錢氏輯列朝詩集於先

生之詩登者寥寥無幾如今集中所載養馬行昔有篇諸詩其用意深遠與杜子美兵車行諸作相為表裏有天下國家者所不可不知而如吾核公所稱尤足鍼學者之膏肓錢氏皆逸而不録亦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歟典型既遠奔走危機者滔滔皆是矣先生之詩文具在安得如吾核公者日諷誦於其子弟之前一洗滌其肺腸也哉

屠我法詩敘

論語載長沮桀溺學者見其與聖人之言牴牾遂疑耦耕之賢與洙泗心事若莛與楹僅可與考槃衡門諸詩人出没於煙霞泉石間而不可與羔羊之大夫甘棠之召伯同日而道也余謂不然有沮溺之心然後可以行孔子之道有考槃衡門之節然後可以處羔羊甘棠之位夫聖人所以經天緯地育萬物而理萬事者必自洗濯其心始其心灑然爵禄軒冕不足入其中是故其神閑其氣定物至而能應事至而能斷惟理是視可貴可

賤而不可奪然後能有成功不然得失之念營於中其所以為萬事之根本者壓於紛華靡麗之下而不能自主方且左顧右盼日不暇給而能成天下之事者未之聞也故世之處高位擁大權而考其功業無絲毫當於聖人者非盡其聰明才力不如也無沮溺之心以為之本耳自漢以來作史者雖王侯將相功名赫赫不可殫述而於隱逸之士必詳記而備載之其亦有見於斯耶我郡屠我法先生積學隱居與鹿豕為侶者四十年天

下之士方攘攘於富貴得一爵若登天失一爵若沉淵而先生視之無有也曠然若處雲霞之上而人世之汙濁不足以累之嗚呼使以先生是心而處廊廟之上無利害得失以攖其胸而從容經畫天下之事何事之不可為耶誰謂沮溺與孔子有二道也其詩一編大抵皆寫其胸中高曠之致讀其詩可以見其心矣人謂此淵明歸去來辭之類吾謂此諸葛武侯鞠躬盡瘁范希文以天下自任之本領也

天濤詩文序

眉山蘇氏兄弟文章為一代宗自宋以來操觚家仰之若泰山北斗然吾嘗竊病焉文以明道道不明何以文為蘇氏之文拾蘇張之緒餘者什之五醉佛老之糟粕者什之五且以伊川大賢而目之為姦幾乎目不辨黑白而耳不聞雷霆者矣尚安取其文章哉我家天濤筮仕於峽蘇氏之墓在焉禁其樵採新其廟貌又間以政事之暇成詩文若干篇人皆謂天濤嚮往蘇氏而得力

焉者吾謂不然天濤平生樸實敦厚其在峽也仁而明當軍興之際從容經畫不廢事不累民惻怛至誠之念浹洽乎境内峽人愛之如父母然此真可與學伊川之學者豈蘇氏之比哉其詩若文皆言其性情所自得而非有蘇張佛老之習氣於方正之士未嘗疾之也其表章蘇氏墓特以為先賢遺趾不忍其滅沒於樵夫牧豎之手而非宗其學師其人也余方欲與天濤究程氏之遺書追居敬窮理之學脉求所謂吟風弄月之旨趣布

帛菽粟之滋味恐不知者見其官蘇氏之地表蘇氏之迹猥以為眉山一派也故為敘之毋以文忠兄弟辱我天濤哉

李先五詩序

予在嘐城未嘗得與文章之士相親也逮休陽丘藏嶽以李子先五詩集見貽且為請序因歎予之不能知李子有如此詩矣染鼎者不足以知味吹管者不足以賞音況乎塵坌之餘何能高談風雅為李子振踔藝苑也

哉然而竊嘗論之矣詩自三百篇來代有不同變而不失其正者詩固不沒於人之心也國風雖不登朝廟其一時士女謳吟祇以輸寫性情闡揚興會而貞淫舒慘之氣王者采之以徵治忽焉有唐以詩取士其所奏對皆質有其文務以平生所得著之篇牘識者尚譏其漸開浮靡況下此者乎今之稱詩者吾惑焉生未嘗探詩之源流與其閫奥也輒欲誇騷雅之盛事鄙厥宋為後塵矣而且閥閱之家人有應劉投贈之章詞皆曹陸豈

當世之才人果若是其盛哉夫亦徼逐以為榮名抑羔鴈以資潤澤乎故予謂近人之詩雖有可觀而求其不没於心如古人者正少也李子雖今之人乎其詩則固有可采者或見其艷發踰鬱則以為其才儁也見其頓挫渾脫則以為其法敏也見其鴻博雄肆而不竭則以為其學贍而思深也是則然矣而皆不足以盡李子吾之所以取李子者以其品與養耳夫詩以文身假以為名利之梯則非品矣詩以攄性挾以為奔走之具則非

養矣李子少壯著書評隲諸家生不出里巷四方名賢時招致蒼雪樓樽酒問業絶無裘馬聲色之娛以亂其情則其品與所養可知矣今日有李子意吾之所謂詩之不没於人之心者乎太史公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蓋欲進屈原於詩以揚其盛也乃吾將進李子於有唐作者以表其微獲附於賞音知味之後其可乎藏嶽試為我問先五抑更有進焉者歟

王上台詩序

王子上台示予詩一卷讀之大抵和平高曠有古風人之致焉尤喜其和華天御先生夏日村居詩曰書囊隨我甘淪落世路從他自險巇夫世路之險巇有盡而我甘淪落之心無窮以甘淪落之心處險巇之中世路其如我何哉斯言也必有契於華先生而王子之詩所以能和平高曠自遠於流俗者其亦有得於此也耶然予又有說焉夫天之生士與士之生世非止自淑其身已也蓋將以為斯世之標凖矩矱而引翼變化使之咸盡

其性也故古之聖人有以一夫不獲為恥而欲堯舜其君民雖進必以禮退必以義而其心一日不忘天下即終不用於世矣猶必删詩書述仁義明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惟恐大道之終不明於世而斯世之終不得與於道也嗚呼聖賢之用心固如此哉雖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然所謂獨善者窮居自守不能如臯夔稷契之所為耳非置斯世於度外也置斯世於度外而以嘯傲林臯為高是沮溺之所謂獨善而非聖賢

之獨善也然則當吾世而猶有險巇焉是亦吾之恥也故任其險巇而勿與爭衡則可任其險巇而弗為憐憫則不可或出或處或進或退聖賢之行雖不必同而憐憫斯世之險巇曲盡吾所以救之之心則無不同也惟有甘淪落之心以高曠其懷和平其氣而又有不忍險巇之心與萬物為一體然後天所以生士之意始無負華先生抱道高隱今之大賢也其必有得於此矣因讀王子之詩而附吾所見如此華先生聞之其亦以吾言

為然乎

楊碩甫詩序

唐顏魯公千載偉人好神仙浮屠之說儒者曰是其天資高故學雖雜不能汩其忠義之性仙者曰是幸得吾術故能有所成就是二說者世莫能定也虞山瞿公稼軒殉難粤西其節最烈而雪湖楊君碩甫諱執出入於鋒鏑之閒負其遺骸收而殯之義聲動三軍武夫悍卒皆為感泣無擱阻者楊君自言曾遇異人能知未來事

所言多奇中瞿公好其説與之周旋艱難中嘗奉其言為金鏡我不知君與瞿公果得力於其術乎抑其稟於性者厚賦於天者粹故所操雖不必盡儒者之學而忠義之發光耀宇宙不可遏抑乎辛酉春予遇楊君於虞山望其貌渾厚真樸出詩一編示我瀟灑自得無纖毫俗氛嗚呼此其所以能臨危難而不苟者歟其得於天性無疑也我因君而知瞿公矣世之人資稟不如君而徒欲學其術雖遇赤松洪崖面命耳提盡得其奥旨妙

道使之當變故其不視君友如秦越人掉臂不顧者幾希矣使君早年不遇所謂異人而遇濂洛之儒以如是之天資切磋而肆力焉其所成就豈但如今所稱者哉然如君者亦可謂奇男子矣天下滔滔使盡如君之險夷一節何至如江河之日下哉

傅鷺來感懷詩序

傅子鷺來示予感懷詩一卷磊落纒綿有唐人風工詩者自能賞之然特賞其詞云耳非知傅子者夫感也者

觸乎外者也懷也者存乎中者也觸乎外者其末存乎中者其本余微窺傅子之懷蓋有足多者焉其詩曰五頃薄田兩具牛三餐脫粟鹿皮裘能澹泊也又曰仔細隋珠休彈雀商量寶劒莫屠牛能寧靜也又曰莫同狡兎營三窟閑看祥鸞振九苞能不以利而以義也夫澹泊寧靜而不以利豈非孔子所云君子懷德者耶有是懷也故其詞雖哀而不為傷雖怨而不為懟皆情之所當然而義理之正也苟無是懷而徒感慨悲歌歎李廣

之數竒嗟劉蕡之下第憐馮煖之窮哀鄭虔之老寄悶於瞿曇慧能抒愁於黄鳥芳草慰耳傷耳君子安取焉雖然傅子之懷善矣吾尤願其充之也夫人光明正大之懷不難其發於一時而難操持辨别於平日操持固然後嗜欲不得而奪辨别精然後疑似不得而淆故古之君子戒慎恐懼無時敢懈慮此懷之或奪也讀書窮理無時或息慮此懷之或淆也用力之久至於醇粹堅固暢乎四支發乎事業無往非此懷之流行則聖賢不

過是矣不然守之不固析之不精乍出而乍入忽隱而忽見光明正大於翰墨之間而不能不糊塗委靡於日用之際則非吾所敢知也傳子勉之矣

一隅集序

一隅集共經義八十八首余甲寅歲選而評之以課長兒定徵者也曷言乎一隅也吾見人家子弟殫精敝神於時文中積案盈箱矻矻窮年而一切經史皆不暇讀讀亦不暇精故擇此數十篇授之且為指點其淺深虛

實賓主反正提挈照應之法使其因此擴而充之則時文之規矩盡是矣此舉一隅以三隅反之意也庶幾有餘力讀天下應讀之書得從容講究聖賢全學長兒如吾法漸通文義四書本經之外以次讀詩春秋三禮國語國策史記漢書韓柳歐蘇之文涉獵通鑑綱目性理漸知聖賢門路壬戌九月不幸夭沒年止二十有三日月如馳倏忽已經三載而此集儼然在敝簏中余既痛吾長兒之遺迹且以其可稍救俗學之失故出以授問學之

士蓋嘗譬之庖人治饌時文則在筵席之饌也一切經史則在庖之粱肉山珍海錯也庖中無粱肉山珍海錯而徒廣收筵席之餘饌而藏之欲以此饗嘉賓其不至臭穢不堪者幾希此集則不然指示其烹飪之法觀一席而千萬席可知暇則置備粱肉珍錯尋其出產之處廣求豫積客至按法烹之馨香鮮潔客無不悅且不徒可待客也一家之中養老慈幼無不綽然有餘較之收拾殘羹剩汁者相去豈不遠哉子弟用功之法當如是

有志斯文者其亦有取於此也夫

黄陶菴先生制義序

予既序陶菴先生之詩文而推論其平日之養或曰先生之制義何如予曰先生可謂得制義之意矣何謂制義之意以其出入班馬馳騁韓歐耶曰不然以其旨必濂洛法必成弘耶曰不然以其法乎古不戾乎今得乎已不駭乎人耶曰不然然則何謂制義之意曰子亦知制義之所自起乎此宋明以來取士之具也蓋自公卿

大臣以至於都邑之長是天子所以寄股肱耳目者也所以共社稷民人者也所以為治亂安危之分者也而皆於制義一途取之其間非無英君哲相計深慮遠辨別人材鄭重名器而卒不廢此者何也亦曰是制義者所以發揮聖賢之理也能言聖賢之言者必能行聖賢之行以若人而寄之股肱耳目託之民人社稷則必有安而無危有治而無亂是取制義之意也是五六百年來所以行之而不廢也自士習壞而制義為虛文方其

執筆而為之所言者無非仁義也而孰知言仁義者之背乎仁義也所言者無非忠信也而孰知言忠信者之背乎忠信也舉世滔滔以為是取爵禄之具耳而忘其爵禄之何以必歸乎此也茍可以悦於人而僥倖一第焉斯已矣遑問其言行之合與不合哉嗚呼士習如此而欲得真材以期治安豈可得哉是無他則失乎制義之意也今觀先生之制義與其養於平日而從容於遇變者可謂言與行合矣言與行合者是朝廷所以重制義

之意也惜先生不幸而特以節見耳使其生當明盛而任股肱耳目之寄受民人社稷之重其所樹立豈可量哉若夫不能學先生之行而徒學其文以之欺世取榮常則不足以翼休明變則不足以衛綱常於是羣馬罪之曰制義之不足得人也嗚呼是制義之咎耶抑失乎制義之意之咎耶先生之制義傳者頗多間有非其手筆而僞託者亦有非先生欲存之作而未及删者用是定為若干篇天下學者誠讀其文而想見其人無失乎

制義之意焉則庶幾矣

談念喆牕稿序

談子念喆與余居相距咫尺時得其文讀之其辭沛然以充其氣爽然以清望而知其將奮翮雲霄者也今秋果舉於鄉同里莫不相慶葢喜文章之有據遇合之權不在於天而在於人也然余之為念喆喜者又不獨在是余嘗聞商文毅公之言曰士無以致身科目為榮而以無負於科目為重夫今之人束髮讀書揣摩當世之

好尚皇皇焉庶幾其一中得之則以為喜不得則以為憂非此科目也耶而自文毅言之則人雖幸列於科目而其中猶有負有不負焉則是科目也者未足喜也而可懼也夫必如何而後可以無負耶將閱覽博物以備顧問乎七畧九流之書無所不窺畢方貳負之奇無所不識求之科目之中千百而一二焉此足以無負矣然昔人猶病之曰此記誦之學耳記誦之學可謂無負乎將著書修辭以垂不朽乎如遷固之史歐蘇之文長卿

子雲之賦太白子美之詩求之科目之中千百而一二焉此足以無負矣然昔人猶病之曰此辭章之學耳辭章之學可謂無負乎將樹功立業以自表見乎戡亂如蕭曹守文如房杜捄一時之危振一時之弊求之科目之中千百而一二焉此足以無負矣然昔人猶病之曰此功利之學耳功利之學可謂無負乎夫徒有其科目既不足以為榮加之以記誦辭章功業赫然顯名於世而猶未免乎負此非刻論也葢士固有其當為者而此

未足以塞我之責也士所當為者非他孔孟程朱之道而已是道也閎覽博物而非如世之記誦也著書修辭而非如世之辭章也樹功立業而非如世之功利也是不待遠而求之即我束髮所讀之書其中聖賢之所訓誡先儒之所註釋至精至備舉而措之則道在是矣而人往往徒習其言以為科目之資而不能反求之身一日焉得其所欲則棄之如敝蹝夫是以遇益隆而行益汙位益尊而品愈卑間有能自異於流俗則又没溺於記

誦辭章功利之間而不能深求乎聖賢之道嗚呼求其無負焉者豈不難哉然我嘗思之人之不能造於是者惟其志不立耳不則自以為足不求進焉耳茍志立而不自足進而不已天下何事不可為而獨難於是耶我見念茖之於舉業也奮然不肯居人下而恂恂焉若無能是以英年而奮飛人之聽於天而不可必得者獨取之若寄操是心也以往豈其能得之科目而不能得之道哉此我所以為念茖喜也故因讀其文而序之於其

首使天下見念茗之文者知其所重將在彼不在此則世之囿於科目中者其亦可以知返矣

錢孝端經義序

儒者往往謂舉業盛而聖學衰余嘗語同志吾輩皆從舉業出身當相與努力一雪此聲請問雪之如何曰所惡乎舉業者為其以利祿之心從事於聖賢之書探精索微手拮据而口呻吟者非以求道也將以求其所欲也甚者則又不待其精微苟可以悅於人而止飾僞長

詐如市賈然是以君子惡之今使為舉業者無以利祿存於胸惟知道之當求而聖賢之不可不學以居敬為本以窮理為用求之六經以探其奥求之濂洛關閩以一其途求之史以窮其變求之敬軒敬齋月川整菴諸君子之書以博其識精擇而篤行之口之所言必使無愧其心身之所行必使無愧其言其發而為文者皆其得於心而體於身者也一旦學成而薦乎有司登乎金馬石渠天下之人見其由是得舉也則指其所業命之

曰舉業而學者固未嘗自謂之舉業也其遇耶是道之將行也吾無與焉其不遇耶是道之將廢也吾亦無與焉夫如是則舉業與聖學豈有二乎哉然吾嘗持此以告人而人率笑其迂一日錢子孝端以其所作經義數十篇示我其氣沛然其光蔚然讀之者皆以為琅玕球琳可以登廟廊可以耀宇宙錢氏世有聞人將復鍾於是矣顧錢子若不敢以是為足不憚跋涉而詢於芻蕘其心豈但與世俗之舉業較短長者哉愚時方在苫塊

未暇答也服既闋乃舉平日之所以告人者以復於錢子錢子當不以我言為迂也

同邑文序

胡敬齋先生嘗歎科舉之學壞人才謂其麗乎辭不知志乎善余讀其言未嘗不慨然也雖然是豈科舉之咎哉夫科舉之設原非取其辭也謂其辭善者其志必善能為孔孟之言者必其志孔孟者也能為程朱之言者必其志程朱者也譬之作室而求匠召而問之其言棟

宇棖桷廣深修短之法井井如燭照而數計則授之材而予之稍食未為大謬也自學者見上之人所取在辭也於是日夜磨礪其辭以求當於有司孔孟程朱之道鍊習於筆端言之侃侃真若可信而問其志則曰吾以是求吾所欲耳豈真思實其言哉譬之拙匠不務精其業而徒拾魯般之陳言以應對主人幸而獲其稍食則吾事畢矣其室之成壞堅脆於吾何有哉為主人者方慶其獲良工而廣厦曲榭可藉以成孰知其志之不在斯

耶所謂鷦鷯已翔乎遼廓羅者猶視乎藪澤而科舉於是弊矣此猶就其辭之善者言之也其又甚者則并其辭亦不能善穅粃雜陳稂莠錯出幸而塗飾有司之耳目冐昧一第則泰然自謂其業之成不復知有人間學問是又無足論矣然吾終不謂科舉之無用者天下大矣有珷玞則必有和璞有魚目則必有隋珠明道紫陽獨非科目中人乎士茍有志雖使處秦之初宋之季廢詩書禁道學猶將修身獨善以守先待後為已任而況

煌煌功令以仁義為鵠以六經為羅以洙泗濂洛為招
而茫茫宇宙無人起而應之吾不信也吾邑素號才藪
起蓬蓽而陟青雲者踵相接也後進之士益蒸蒸向風
相與集其揣摩之文梓以問世而命余序之夫殫精竭
思上追秦漢下凌唐宋語必破的言必中繩吾黨之士
講而習之久矣豈待余言哉然竊有願陳者則未知我
二三同學所朝夕揣摩而爛焉於是集者果發於其志
乎抑但麗於辭乎其真見聖賢之道若飢食渴飲之不

容已而侃侃言之乎抑曰姑以求合於功令乎二者之相去在毫釐之間而有天壤之别我同人必有知之者庶幾哉相與砥礪各即其所言反而實求之身以不能為明道紫陽自恥毋徒思與文章之士逐鹿於中原使天下後世謂科舉之中有人焉而無為敬齋所歎則豈惟一邑之光世運人心實共賴之

歷科小題永言集序

程子有言古之人自能食能言即有教蓋人之幼也知

慮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又曰人多以子弟輕俊為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朱子嘗有取於陸子壽之言謂子弟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氣質古人之為子弟慮者如此今之教子弟者吾惑焉方其幼也既未嘗習之於洒掃應對朱子所輯小學一書常束之高閣不使寓目雖日讀孔孟之言不過以為此利禄之階梯未嘗知其必可行不可不行也稍長教之為

文則挑其心機獎其浮華惟以驚人耳目為能事不問其虛誕不虛誕通經學不通經學也僥倖一第則便以為學成不復知人間尚有當讀之書當為之事然則風俗之不端士習之日壞豈非自童子時始哉故吾每教童子作大未嘗不戰戰兢兢惟恐一言之病中於其心異日將碩大蕃滋鬯茂條達不可救藥蓋人之聰明當擴充於範圍之内不當擴充於範圍之外往者嘉靖以前天下無異學士皆由程朱以窺孔孟其文渾厚醇樸

惟恐一言之越乎繩墨士習如此風氣安得不醇哉自是以後學日雜而文日奇風俗日偷非天之生材有異乎前也其所以教之者然也成童之時其心先也離琢破壞求其長大之歸於醇樸不可得矣故當今之急務必自教小子始教之道必以小學為基址以濂洛關閩之書為根本以先正渾醇厚樸之文為彀率使自孩提有識即浸灌於仁義中正之中游衍於規矩凖繩之内如水之汪洋浩渺而不得越乎其防則文章不期正而

自正風俗不期厚而自厚矣張子質夫惇五蔣子聲御選歷科小題之文以為童子式吾見其一出一入不敢苟且惟誤後學是懼其亦有程子朱子之慮耶故為推古人所以教童子者弁於其首使讀者知文章一途非徒貴其機巧浮華已也當求程子所謂可憂者如何朱子所謂壞氣質者如何聰明日擴而範圍常存必為轉移風氣之人勿為風氣所轉之人庶幾不負三子之志也夫

授經堂壽序

今年春嘉善沈芷岸太史寓書於余曰我邑畏碞先生我舅氏子宗老也生平慷慨敦氣誼重然諾樂善好施屢戰棘闈數奇未偶年來閉户課孫天倫自樂今且七旬矣子盍有以壽之且我表弟端明舞綵承歡之意甚摯吾輩無以侑之不可隴其不敏方自放於煙霞泉石之閒筆墨久荒承命不知所措適讀史記萬石君傳胷中若有不可已者遂敬書之以質於太史當萬石君時

人才濟濟毛萇董仲舒申公諸大儒言行醇備者固無論其他如施讎孟喜趙綰王臧之屬以經術顯司馬相如枚皋之徒以文詞著公孫弘以曲學阿世封平津侯而萬石君皆無有也蜀卓氏宛孔氏魯曹邴氏宣曲任氏皆以貲財雄郡國而萬石君亦無有也獨其父子兄弟循循孝謹自内達外無幾微緣飾年彌高而行彌篤積久而彰天下仰之雖齊魯諸儒之質行皆自以為不及夫以龍門之好奇於一切庸行若不屑然者而獨於

萬石君家風津津不能已後千餘年朱子輯小學書去取謹嚴雖經傳之文不輕入而獨於萬石君事詳哉其言之由此觀之莫榮於孝謹莫壽於孝謹假使當日萬石君有卓孔之貲財有平津之爵位有枚馬之文章有施孟之經術而孝謹不逮其名未必傳於今即傳亦必不能使人敬仰之如今日也又使當日若卓孔若平津若枚馬施孟之徒能孝謹如萬石其姓名傳於今不知當如何敬仰必不落寞如今日也鳲鳩之詩曰淑人君子

其儀一分其儀一分心如結兮儀一者孝謹之醇乎外也如結者孝謹之常於中也其卒章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言孝謹之效也孝謹而外無他道矣毛董諸大儒亦全乎此而已自古聖賢所以繼往開來卓然不可磨滅者無不基於此有淺深安勉生熟之殊耳今我畏喦叔少壯修行晚年天倫自樂可謂有萬石遺風矣吾又烏乎祝之亦祝之曰自今以往長如萬石君家而已萬石君區區一趙布衣率其子弟躬行孝謹身享遐齡一

門貴顯令名無窮况加之以經術文學增其所有而有其所無其所致寧可量乎我馬知得效之盛不如鳲鳩詩人之所祝又馬知夙日無網羅舊聞如史遷者採其家風為魏里萬石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更馬知千餘年後無裒集嘉言善行如朱晦翁者述其遺事補入小學遐陬僻壤三尺童子皆知有畏喦先生也是在端明與諸子孫能敬承之而已何難之有端弟試以吾言復於太史其必以為然也

靈壽教諭張君壽序

靈壽諸生有問於余者曰今月某日為吾師張子誕辰請問所以稱觴者余曰此非而師所喜也誕辰稱觴非古也自漢晉以前未聞有此禮有之自齊梁之間始顔氏家訓中嘗備言其非故近世士大夫之好禮者皆鄙而不為諸生亦何取於此無已則有一焉而師張子為西山先生令嗣西山先生嘗纂儒宗理要一書聚濂洛關閩之精言以告天下之學者此而師之家學也聞之於家庭者

必將推之於庠序諸生欲敬其師則莫若服其教誠取其書而拳拳服膺焉口誦之心維之體之於身推之於事深嗜篤好相磨相磋以太極圖西銘為必可契以主敬窮理為必可學不敢以記誦詞章奪之也不敢以虛無寂滅亂之也不敢以功利權術雜之也自邇而遠自卑而高真積力久豁然貫通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而師張子得藉手以告於西山先生曰蕞爾靈壽有光風霽月如茂叔者矣有瑞日祥雲規圓矩方如二程者矣有

民胞物與如横渠者矣有平生所學惟四字如考亭者矣儒宗理要之書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與文山俱高衞水俱永矣西山先生聞之且怡然而樂曰是能推吾學以行吾教是真吾子也諸生所以敬其師者莫大乎是胡不此之務而俗禮之汲汲乎倘諸生云是禮也相習已久一旦除之吾諸生有不安於心者則又有說焉昔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而先簿正祭器獵較所同也簿正所獨也諸生如不容已則以稱觴為獵較而以儒宗

理要為簿正無謂烹羊炰羔已足盡敬師之禮而沉潛反覆於五先生之言必求無負於師之望而止其庶乎諸生唯唯請記其言於學以相勗於是作歌以遺之曰方今學術鬱而不昌西山先生崛起范陽探精索微掃去秕糠濂洛關閩於赫有光纂成嘉編畀我津梁猗歟張子克守義方青年力學脫去膏粱秉鐸於靈厥聲洋洋以其家學惠我宮牆既修廟貌以及門廂遂布微言示之周行濟濟多士奮於綱常曰我有師箕裘煌煌開

我聾瞽滌我膏肓自今伊始孰敢怠荒努力鑽仰入道之航必窺程奥必登朱堂驅除功利寂滅詞章惟德惟義是崇是匡極天蟠地吾志始償繭絲牛毛無敢或亡洛閩真傳庶幾勿喪俾我師譽如山如岡笑彼愚俗眛厥短長何以嘉師旨酒豕筐以吾視之是曰色莊吾敬吾師豈在豆觴

湍泗菴先生壽序

余嘗讀呂涇野集見其與人子言事親曰子欲子之親

為郿人張殿中丞乎張生於景德天禧之間今已數百年矣其壽猶與太華終南爭高未艾也抑欲子之親為汴人程大中公乎程生於乾興景佑之間今已數百年矣其壽猶與嵩少黃河爭長未已也每一誦之未嘗不大其言以為凡為人子宜書置坐右夫殿中丞與大中公則賢矣其所以能與太華終南嵩少黃河爭壽者豈非以橫渠明道伊川為之子耶人能以橫渠明道伊川之學為學何慮親之壽不殿中丞大中公若也錫山潘

遠亭與余同官恆陽既歸而寓書於余問所以顯親之道余不敏幼誦孝經之言白首而未能入其室何足以辱遠亭之問無已則亦以涇野之告人者告我遠亭而已遠亭之尊人泗菴先生少負不羈之才涉獵經史上下古今居家孝友不減石建薛包而肝膽接人在汲鄭間遭遇時變以韜略顯慨然慕趙營平馬伏波之遺風視衞霍蔑如也膂力方剛勲名正未可量顧其志不弟是葢鼎鐘之業先生所以自勵者也箕裘之傳先生所

以望之遠亭者也為營平為伏波洵樂矣為殿中丞為大中公不更樂乎遠亭誠體此志而黽勉焉無以世局之利鈍為憂喜而必以為程張自任立身者於斯事親者亦於斯西銘正蒙吾溫凊之具也定性書顏子好學論吾甘旨之奉也經學理窟頼考叔之羹也易傳春秋傳遺書外書老萊之斑衣也繹之於心而體之於身所謂不愧屋漏者弗能弗措也所謂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者弗能弗措也日就月將焉真積力久焉義精仁

熟天下將翕然曰關洛之學復見於梁溪二泉間泗巷先生顧而欣然曰吾何幸得追隨於程張二翁間也其為樂何如耶其為壽何如耶其於世之獲一官進一秩以誇耀於父母者所得孰多耶遠亭豈有意乎且吾聞遠亭之鄉高景逸顧涇陽兩先生所居也皆學程朱而有得者也高顧與程張其有異同焉否且未深論然學而有得至今兩先生之名與日月爭光兩先生之親亦與日月爭光豈高顧學之能壽其親而生於其鄉者不

能乎吾勿信也況遠亭之官於武强也撫民以慈而繩姦以嚴能除一切苛斂不合於時弗顧也有卓然不苟同於流俗之志矣推是心也以自奮於學何前賢之不可企及耶昔朱子一生學問自同安歸後益加策勵以至為萬世儒宗今遠亭之年髣髴朱子同安之年苟能策勵如朱子是亦朱子而已矣我見異日名揚親顯與太華終南嵩少黄河爭壽者非他人必遠亭與遠亭之親也涇野之言豈欺我哉敢以是祝

吳母朱太孺人壽序

梅村吳先生以文章經術炳蔚海内不啻若永叔之在慶歷子瞻之在元祐其學之湛深其人之卓犖士大夫固有定論矣然有未可定者歐蘇後人若棐若過雖負有文名弗能盡紹父業蓋極盛者難為繼也而梅村先生有丈夫子二三人方發憤讀書莫能量其所至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矣三子皆出自朱孺人孺人又以斷機丸熊之誡日夜磨礪其子俾紹先烈而光大之其又

可量也哉孺人五十誕辰姻黨謀所以祝之予曰此無他詞爲也即孺人所以望其子者爲孺人祝可矣夫孺人所望於子者無他欲其克成梅村之志而已吾聞君子之志與流俗異今天下熙熙攘攘所禱祀而求者位高而家溢金滿於篋粟滿於庾印纍纍而綬若若此富貴之士耳君子之望其子不但如是也擅雕龍繡虎之才寫風雲月露之態相如子雲爭妍比麗子山孝穆並驅連鑣此詞章之士耳君子之望其子不但如是也成

功若管晏得志若衍儀其勲烈爛然其心術猒然可以震宇宙不可以安寤寐此功利之徒耳亦豈君子所以望其子哉夫君子愛其子則必欲其為全人欲其為全人則必欲其學聖賢欲其學聖賢則必欲其履仁義而敦忠信仁義德之輿也忠信德之基也有子如是此其為祥非富貴詞章功利之可並矣豈非梅村之志哉則請進而祝之曰願孺人之子大其志擴其學毋汩於俗毋囿於習以浮華為可恥以雜伯為可鄙以道為歸以

古為法以窮理格物為入德之門以戒慎恐懼為存心之本必正誼明道如董仲舒必澹泊寧靜如諸葛武侯必先憂後樂如范希文臯夔尹旦吾鵠也思孟程朱吾師也左圖右史吾箕裘也内聖外王吾堂構也日而就焉月而將焉優游而漸漬焉浸假而孺人之子赫然為大賢則孺人為大賢之母矣浸假而孺人之子粹然為醇儒則孺人為醇儒之母矣榮莫大焉福莫厚焉為之而已豈其難哉敢以是祝

曹母成孺人壽序

余承乏恒陽余壻曹子星佑寄語余云吾父今年春秋六十有四吾母春秋六十請問所以祝壽者余度星佑愛其親凡可以祝其無疆如天保之詩人所云岡陵松栢者當無所不至不待余言且星佑尊人臻萊翁暨成孺人皆生長名族而能以勤儉治家以禮法檢身無膏粱華靡之習氣其道自應得壽又何待星佑祝無已則有一焉其惟順親之志乎親之順則樂樂則壽此星佑

所當勉也順志如何親之志有顯而易見者順之易有隱而難知者順之難今人自成童而後其親未嘗不日夕望之曰願吾子學成而得位也得位矣則又曰願其進而益尊也進益尊矣則又曰願其垂裕後昆也此其顯而易見者也聞古之人有二程子者大賢人也有子如是可謂榮矣然不敢以責其子聞古之人有朱子者大賢人也有子如是可謂榮矣然不敢責其子是非不欲其子為二程朱子恐其未必能而不敢輕責之也使

其子果能如之則親心之愉快必有百倍焉者此其隱而難知者也順其顯而易見者而親壽增順其隱而難知者而親壽益增然則星佑欲順親志以祝親壽亦學程朱而已人之不能如程朱者非不能也不為也讀程朱之書行程朱之行是亦程朱而已矣求之五經四書傳註以定其宗求之小學近思録以握其要求之遺書外書文集語類以觀其全求之性理綱目以廣其識口誦心維身體力行必登其堂必造其奥動静語黙罔敢

或越其不為程朱者鮮矣星佑勉之哉星佑之學日進
則臻栞翁暨成孺人之心日悅而壽日增天保詩人之
頌豈難握劵而取哉請酌而祝曰顧我星佑沉潛踊躍
於理窟中惟洛惟閩是尊是崇居敬窮理不輟其功自
近而遠日益擴充真積日久豁然貫通在昔程子弄月
吟風繭絲牛毛曰惟晦翁誰謂道遠我見其同為世麟
鳳實茂聲鴻高堂白首其樂融融喜我有子道通厥躬
至誠洋溢格於上穹天降福祉益熾益豐我兩老人日

懌於衷而目加明而耳加聰雖在期頤有如黄童

王母于太孺人壽序

余承乏靈壽家邇行唐孟津王子方宰行唐謂余曰我有老母今年九月春秋五十願有以壽之余不敏文詞鄙陋無以應命雖然竊有獻也夫人之有親誰不思榮之而壽之顧其志異其所以為壽者亦異志乎富貴者以富貴壽其親志乎道徳者以道徳壽其親富貴有時而盡道徳無時而泯故使人稱我母為公卿之母孰若使

人稱我母為賢人之母王子家居近洛不聞洛之先賢有二程先生乎當宋之時享高位擁厚禄聲勢赫奕以顯其親者不可勝數二程子生其間問其官則上元主簿耳扶溝令耳監察御史耳崇政殿説書耳非有宰相之尊萬鍾千駟之富也然二程子發憤自振以孔孟為宗以六經為本以居敬窮理為功以正誼明道為事以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學成而天下宗之迄於今去二程子數百年矣而其名巍然其親之名亦巍然當日

之貴與富什百倍於二程者皆不若也王子以為彼之壽孰與此之壽乎且余聞王子之母于太孺人孀居矢節課子讀書待婢僕以恩接姻戚以禮平生無疾言遽色支持門户晝夜操作備歷勤苦昔從太常公官於翰林秉憲於浙備藩於江寧極人世之榮華未嘗有幾微富貴容是能以道德自重必將以道德望其子我知王子所以壽其親者在此不在彼矣請酌而祝曰願我王子學程伯子不如伯子吾學不止願我王子學程叔子

不如叔子吾學不止男兒胸中當融萬理龔黃召杜特

一斑耳母氏顧之翩然色喜謂吾有子芬若蘭芷天鑒

厥德增我福祉眉壽無疆令聞不已嵩嶽同高澗瀍齊

齒

三魚堂文集卷九